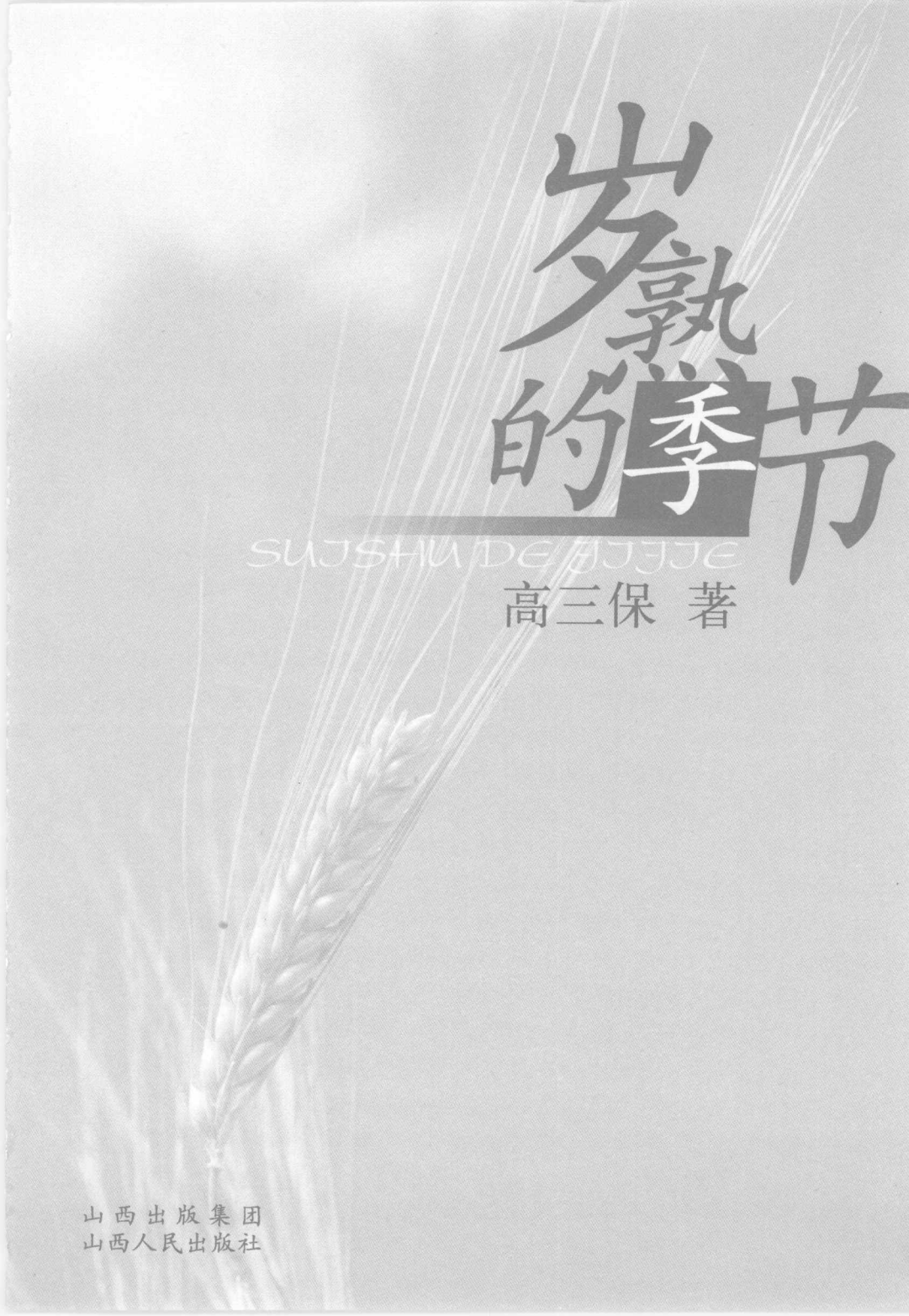


高三保
著

岁熟的 季节

SUISHU DE JIJI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岁熟的季

SUISHU DE JIJI

高三保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熟的季节/高三保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203 - 05994 - 3

I. 岁... II. 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142 号

岁熟的季节

著 者: 高三保

责任编辑: 孔庆萍

助理编辑: 李建业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2. 5

字 数: 289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5994 - 3

定 价: 28. 00 元

内容简介

《岁熟的季节》是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赵莉、唐思源同一天考入剧团,并一见钟情,俩人在日渐情深的同时,唐思源得知赵莉来剧团只是作为她去文工团、歌舞团,追寻她歌星梦的跳板,这令他十分苦恼。他深爱赵莉,但赵莉总有一天会走,这使他陷入了不尽的痛苦与矛盾之中。他相信用爱完全可以把赵莉留在身边,但他又不想扼杀赵莉超人的唱歌天赋,更不想让高尚的爱蒙上“自私”二字,成为爱的罪人。

赵莉一样深爱唐思源,这个黄土高坡走下的年轻人,诚实厚道,高大俊美,谈吐和谐,不同于一般人的的人生观。她为了不失去人间真爱,决定放弃她儿时的梦,来维护纯真的爱。当唐思源得知赵莉的想法后,他极力开导她,鼓励她,帮助她,用远大的人生观来校正她爱情的理念,鼓励她实现她的梦想,使真爱升华。

赵莉没有辜负这份真爱,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了常山文工团,不久她以出色的歌喉,考入了省歌舞团,而后又考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实现了她久已的梦想。

成功的事业是爱造就的,当赵莉回头为爱的圆满,画一个甜蜜的句号时,唐思源的思想出了变故,这使赵莉很苦恼,为了维护爱情,她以舍弃事业来要挟唐思源。

赵莉的事业成功,唐思源高兴的同时,也感到了地位的悬殊,

岁熟的季节

一个是全国知名的歌星，一个是小县城的普通政府职员。对于一个山村出生，受世俗门当户对旧观念影响的人，他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赵莉的爱情。但他更多的是在为赵莉着想，想她有个完美的事业，更想她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大歌星，找了一个平平的丈夫，人们会对赵莉怎样嘲讽？唐思源在爱的痛苦中挣扎，想成就赵莉，但又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想来想去，只有出家，方可为万全之策，销声匿迹，人找不着了，爱也就结束了。

唐思源在决定出家的同时，仍在坚持学习，准备出家的那段日子里，他收到了南方某大学的函授录取通知书，就这唐思源也没放弃出家的决定。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时，他偶遇一个盲人，盲人身残志不残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唐思源逃避生活的念头，重新鼓起了他爱的勇气，扬起了生活的风帆，裹卷着岁熟的丰盈，唐思源毅然踏上了求学的道路。故事曲折动人，爱，爱得含蓄缠绵；苦，苦得柔肠寸断，深刻地描写了一对 20 世纪 70 年代年轻人的爱情生活，爱的纯洁、爱的无私，使爱走向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清川省艺海剧院楼上楼下，坐满了来自全省的劳动模范。那么大的剧场静静的，只有赵莉的歌声在剧场内盘旋飘荡，纯正的民歌之声，嘹亮甜润，节奏明快，起伏缠绵，情深意浓。正如歌词一样，飘飘洒洒，唱出一腔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曲终了，激情难抑的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赵莉连鞠三躬，劳模依旧热情不减，为了不使热爱她的观众扫兴，赵莉又唱了两曲，才从观众满足的掌声中退回。

赵莉回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围上来一群记者，有省报的，有市报的，还有电视台的，一个个争先恐后问这问那，直到把个初出茅庐的歌星，问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神情显得有点尴尬，回答记者的问话，远远要比唱一首高八度的歌曲难，啥时见过这场面，慌得她不知如何应付，就在北京颁奖，被授予全国民歌手专业组二等奖，也没如此紧张。

无奈之时，正好歌舞剧院的马院长走了过来，赵莉如获救星，一把扯过了马院长说了声：“这是我们院的马院长，有什么话就问马院长吧。”说完她如释重负地走了出去。她不是清高故意摆架子给记者看，初出茅庐，确实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赵莉回到宿舍觉着有点累，草草地洗了把脸就溜进了被窝。她好想闭起眼来松松筋骨，释放一下紧张的身心，但激动的心情

岁 熟 的 季 节

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仿佛观众的掌声、欢呼声还在耳边嗡嗡作响,甜甜的心荡漾着喜悦的河流,那舒适的潺潺之声,使她禁不住有了微微的笑意。是啊,一个歌手,还能图什么?只有观众的掌声是对汗水最大的安慰,是对多年辛苦的最大回报。歌手的艺术生命是靠观众的掌声来延续的,如果没有观众的掌声,一个歌手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尽管在全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她丝毫没有丁点的骄傲,对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称赞,也没有丝毫的满足。为了观众的掌声不断延续,为了自己的歌声更为完美,她向着更高的境界冲刺。

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剧院之中丝毫没有台柱子的架子,她始终记着一点,人脱离了群众,到了忘乎所以之时,无疑就是艺术生涯的终点,很难再有进步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从上小学开始的那一天,她就牢记的座右铭。

同屋的小灿拉灭了灯,漆黑的屋里静静的,只有墙上的电子钟,始终不知疲劳地走着。1、2、3、4、5、6……阿拉伯数字,不知机械地数了多少次,怎么也沉淀不下那份幸福的余音。索性睁开想说话的眸子,在黑暗中一眨一眨,跟自己的心诉说着什么。

蓦然兴奋激荡的思绪,像航海行船触到了礁石,急速地下沉着,清亮的眸子聚满了晶莹,缠缠绵绵好一阵,才蔫蔫地滑落了下来。赵莉鼻翼歛动,轻轻地啜泣着,那份幸福荡然无存了。

秋深了,清寒素月,窗外分明有了瑟意。一阵清风,听到树叶凄婉的剥落声,好一阵哗哗的翻滚沉浮,分明是顺着墙根,在寻求着温暖的避风港,但终究被无情的秋风吹得一无是处,渐渐听不到了残弱的呻吟。又是出奇的静,静得心里沉甸甸的,隐隐约约之中,“唐思源”一个似近似远朴实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泪更没了收留。

唐思源，听起来赋有诗意，像出自有文化的家庭。可怎么也想不到，他就出生在黄土高坡上一个只有22户人家，不出门连汽车、火车都不知是什么样子的山村里。

唐思源姐弟三个。大姐唐思恩，大哥唐思根，他为家中老三。父亲焉何取此名字，这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唐思源的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被一个战友救了他的命。当美国鬼子的一发炮弹落下时，一个叫刘大根的战友，趴在了他父亲的身上，脊背被炸开了花，而他父亲却安然无恙。他父亲回国后，娶妻生子，为不忘救他的战友刘大根的大恩大德，所以给兄弟三个取了如此的名字，思恩、思根、思源，意在永久不忘恩人吧。

思源一家都是务实的庄稼人，可思源偏偏不守根本，从他懂事，父亲带着他进过一回老县城以后，他就再也安不下心来，整日想着进城，做个城市人。

各有天命，这句话还真应了验。全家人都五音不全，思源却有一个出众的好嗓子。一到晚上，小山村岑静得令人发慌的时候，思源便坐在自己家的土窑洞上，放肆地喊唱，给小山村驱赶着寂寞。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小山村，思源无疑成了人们心中的大戏台。偶尔因阴天下雨，或是思源身体不爽听不到他的歌声时，人们像缺了什么似的，心里那个难受。

岁 熟 的 季 节

思源也真够幸运的，他的歌声被一个县里搞农村调查的干部听了去，好不惊讶，真不敢相信，小山村尽有如此俊鸟。这个干部偏是县里宣传部的一个科长。第二日便上门做了思源父亲的工作，带着思源进了县城考剧团去了。

16岁的他，连初中都没上过，还是走运得没得说，竟然没负这位宣传部科长的苦心，考上了。那嗓门儿应了一句土话——“没治”，剧团把最高的音调拿了出来，他还超过了书本上再没有的音符好几节。奇才，人才，深山藏俊鸟，团长乐得连嘴都合不上。

真是天意。如此的机缘，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思源也只是在梦里想想罢了，从没想过能有进了县城的那一天。他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了，家里人更高兴，小山村祖祖辈辈也没有出过进县城的人。思源是土坡村的骄傲、土坡村的星星，整个山村沸腾了。

那几日办户口，往公社粮站掇粮，尽管他父亲与他哥哥推着独轮车，往返需要一天的时间，可心里也乐得没有丝毫的累意。见人一面笑，那个喜，喜得一家人就在睡梦中眉毛都是笑着的。

村里人羡慕，羡慕得不可思议。这个唐思源命怎恁地好。20世纪70年代农村出个进县城工作的人，那是多荣耀的事。老唐家整天贺喜的人流不断。别说他老唐家，就是全土坡村祖辈上，也没出过唱戏的人。

出嫁在邻村的姐姐回到家里，整整给思源做了一星期的饭，把自己家的好吃的都带了过来。姐姐疼弟弟，又隔着七八岁，手整日摸着思源的头，那个乐。

思源的父母更没得说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如儿子参了军，考取了名牌大学，思源如小皇帝一般，那几日什么都不让于坐等吃饭。

思源的母亲不分昼夜，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硬是给他缝制了一件蓝洋布褂子。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份浓

情，密密麻麻逢在思源的心坎上。思源守在母亲的身边，心痛感激得一窝一窝地掉泪。

进城的那一天，土坡村像过去送子参军一样，全村出动，村里特派了整日拉粪的牛车，这是上等待遇了，拉着思源的被褥日用品，吆喝着进城了。

我住在一个土崖崖上，
黑夜数星星敞亮。
一条干涸的河沟沟从我门前绕，
白天看的满眼金黄。

风来了，雨来了，
才有的活法。

风来了，雨没来，
干枯枯的熬的人心慌。

儿大了，
娘愁了，

老子旱烟熏的更紧了，
天望破了

地望毛了，
就是不见媳妇那红红的小脚进门槛儿……

“三娃儿，你要唱就唱个秧歌啦，还是晋剧啦，别唱这挠人心的灰调，唱得老叔都想哭哩。老叔一辈子打光棍，你这不是戳我的心哩？”

唐思源，村里的老辈人因他是老三，随他父母都叫他三娃儿。赶牛车的乔应祥五十有九，打小没走出过土坡村，长年累月经受着黄土高坡上大风的蹂躏，脸上的沧桑，如土坡村的沟壑，一道一道的。他说完之后，又无不欣慰地说：“老叔今天沾三娃子的光哩，20岁去过一趟老县城，至今几十年了，也不知县城是个啥模样了。

岁 熟 的 季 节

今天进了城，一是能饱饱眼福，另着说咋也得叫你爹给我打二两酒喝，再把肥肥的猪头肉切上一盘。老唐怎么样？舍不舍得给三娃儿贺贺喜哩？”

唐来寿六十有一，如乔应祥一样面相苍老，年轻时当兵八九年，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过命，死人堆里钻出来的。虽当过兵，见过世面，可退伍后依旧回到土坡村，一句话：“土坡村养育了我，离不开。”生就的土打蛋，哪能在城里做得工人，硬是拒绝了民政局的安排。那老农憨实的装束，不爱言语的气韵，真看不出是曾经上过战场的人。他喜滋滋地抽着旱烟，一边似在想着心思，听乔应祥如此问着，毫不迟疑地说：

“行，猪头肉算啥，今天老哥高兴，再给你加个过油肉，让你好好地解解馋。”

乔应祥似有不信地扭回头审视着唐来寿，认真地问着：“是不是真的，老哥？”

“豁出去了，为了我三娃儿进了县城。”

思源听两位老人说得有趣，忽又诧异地问着：

“乔叔，啥叫过油肉？”

乔应祥同样迷惑不解地回道：“你问老叔啥叫过油肉，跟你一样只是听说过，并不知是啥个样子。问你爹吧，你爹说他吃过一回。”

思源坐在前辕上，扭转身子追问着说：

“爹，啥叫过油肉？”

唐来寿把手衬进头上那退了色、一圈圈满是汗渍的蓝帽子里，挠着油腻的头说：

“过油肉是红猪肉做的，怎么个做法我也不知道，只觉吃起来，没有那肥厚的红烧肉上口。咱也是抗美援朝回国后，回到县里招待所慰问时吃过一回。爹今日装着三块钱哩，等你报了到，去人

民饭店，咱也买个过油肉，让你跟你老叔尝尝鲜。”

老牛不用赶，因为是下坡，乔应祥手里的闸拉得稍松一点，都会把老牛的四蹄摧得突突的往前杵。正是秋天丰收的季节，大地一片金黄，有着充实，也有着悲壮之感。那瑟意的秋风，又使人感到天地间生了一份凄楚，坡上的风顺流而下，路旁时有的吱吱声，竟然夹杂着呜咽之意。可凄然败落的景致，丝毫没有影响到牛车上的三个人。

牛车在蜿蜒的山坡上走着，吱哇吱哇的闸皮声，在寂寞的黄土高坡上久久回荡着。几千年不变的曲调艰难地唱着，颤奏着黄土的万般风韵和不尽的浓情与浑厚。人们听着这种歌舒适，听不到时又是那样的枯燥，一代一代为这首歌谱曲，为这首歌填词，使黄土高坡日益似锦。

太阳出山满天红，

赶着牛车出了村，

送俺三娃儿进县城呀呀呀，

土坡村里出了个唱戏的人。

东山出太阳，

西山收回了家。

坐在黑黑的窑洞里，

也没个说话的人。

哎呀，日子实在难熬熬个人。

太阳出来了，

天变得亮堂了。

枕边长烟思梦境，

哎呀，媳妇妇实在待见煞个人。

赶牛车的乔应祥心情很怡爽，也许有着为土坡村出了进老县城工作的人高兴；也许有着既赚工分，又能进城开眼的兴奋；也许

岁 熟 的 季 节

是为那肥滋滋一咬顺嘴流油的猪头肉或为那听过而从没吃过的过油肉而激动；也许是黄土高坡人生就的坦荡豪放的胸怀。

思源这算是第二次出门，整日在山窝窝里，他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十分的新奇，一路兴奋得东瞧西问，16年来，从未有过的心情，不言声时，他便看着静谧深远的大地，想着去了剧团以后该如何生活，一切都是生疏的，对一个从未走出黄土高坡的少年，不免有点惆怅，但他还是尽情地憧憬着未来。老县城，一个诱人的字眼，尤其是“市民”二字，使那份惆怅也就淡了许多。

说真的，他从10岁那年随父亲进城，从此便有了七彩的梦想，梦想何日自己也能成为老县城的一员？6年后的今天实现了，辗转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渴望，想也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实现了，思源无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万般的庆幸。可谓天上掉馅饼，怎就遇上了工作队？就是母亲的话，该着遇贵人哩。想着，思源不由地露出诚悦的微笑，稚嫩的脸甜甜的，展示着难抑的灿烂。

他又想起了妈妈、姐姐、哥哥，特别是妈妈，满头的银丝，一晚上给他收拾着行装，左翻右看，不知查看了多少次。儿行千里母担忧，只怕遗漏下什么日用的东西，儿子长大了，要远行了，其实离家也不过40里，可做母亲的，总觉未出过门的儿子，一下出去小40里，很是不放心。最后，看儿子所带的东西没什么遗漏的，母亲又坐在儿子的枕边，看着儿子稚嫩黝黑的脸，酸甜苦辣的泪，一行一行地往下流，不时掉在儿子的脸上，长大了，鸟儿要出窝了，意味着要离开父母的呵护，离开这个草窝窝去外闯天下，走自己的路了。儿子这就长大了。

其实，昨晚思源根本没有睡意，微闭着眼，为了使母亲安心而装着睡着似的。他想过，等赚了钱，首先给年迈的母亲买一斤草纸糕，让母亲尝一尝。草纸糕只听说过，而不知其味，那是只有城市人才能吃到的稀罕东西。要走了，看着被姐姐、哥哥在土崖崖上扶

着的母亲额头上的银丝被黄土西风拂起的一刹那，顿觉母亲苍老了许多，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离别之情，哇的一声，几乎是号啕了。

唐来寿没有吱声，知思源在念他母亲。只有自顾唱山歌觉着出了趟美差的乔应祥不解地问：“三娃儿，刚才还好好的笑哩，现在咋又哭上了？”

他这么一问，思源哭得更上劲了。乔应祥忽又像领悟到什么似的“噢”了一声：“三娃儿，想妈哩。也难怪，从小到大没离开过一天。别哭，听说城里人有星期天哩，等歇下了，回来看看不就行了。鸟儿长大了，总有出窝的一天，等三娃儿进城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也许还会把我们忘了呢。”

乔应祥说完，三个人好一阵默默的没有言语，只有车闸声顺着黄土高坡，吱哇吱哇地往下滚。

思源自顾啜泣了好一阵，心情略趋平缓时，无意识地扭头朝路的北边望着。北边土崖上有座很精致的小庙，以前也看见过，但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平时也很爱看一些闲书，使他懵懂的心灵，对过去的一些事情有了很多的疑问，对这些心中不明的疑问，他总要去村里找一些上年纪的人或有点文化的人去请教，时间长了，村人送他个外号“问到底”。他总是问得明明白白之后才肯罢休，也因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学一毕业就辍学了，他想过上初中、高中上大学，可是家里穷，他不得不忍痛割爱离开学校，但他并没有舍弃学习。

他纷乱的心绪，又回到了即将进城的愉悦之中。毕竟是个16岁的少年，多愁善感也是挥之即去的事，母亲的牵挂安慰之语、离别之苦，很快被野外的景致所冲淡，被一路奇形怪状的山景而感染，被诸多的疑问而代替。他抬手指着土崖上的小庙诧异地问着：

“应祥叔，上边的那个什么庙，修得真是好看。据说里边供的

岁 熟 的 季 节

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宰相叫庞涓，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应祥似乎很熟悉似的看也没看，一边拉着闸皮绳，一边看着前边的路，像背熟了的课文说：

“庞涓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领兵打仗的大将。你看河那边有个村子叫河南村。据说，庞涓就生在此村。咱现在走的这条路叫马陵道，当年庞涓与孙臧在此打仗，庞涓中了孙臧的埋伏，庞涓连他的几十万人马全部消灭在此处，几乎没一个活的。庞涓死后，河南村人为了纪念他，在他死的地方，那上边正好有个窑洞，给他塑了像，就叫庞涓洞了。不管庞涓被历史说得如何奸诈卑鄙，所谓奸诈卑鄙就是害过孙臧，因为他俩曾经是要好的朋友，可他还是给河南村人办了不少的好事。到了大清年间，村人又在洞口处盖了个门面，便成了庞涓庙了。不过那个孙臧也确实厉害，下身瘫痪，靠坐轮椅指挥打仗，学问十分高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这段故事有人说发生在河南省，可我们这一带的人认为就发生在我们这里。一样的地理环境，一样的故事，历史上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

思源听完后，回味着故事的情节，似懂非懂地说了一声：“原来如此。”

牛车总算下了黄土高坡迤逦的土路，听不到了吱哇吱哇的拉闸声，行走在沟底蜿蜒的窄土路上，与路边的一条河几乎是并行着的。

路边的这条河叫大清河，河床有一百多米宽。平时水少也有膝盖深，到了夏天水旺时就更深了，时而能听到大清河的咆哮声。

乔应祥停下牛车，伸手摘下车辕下挂着的皮桶，下到河里提了一桶水，把牛饮饱之后，又“驾”的一声赶路了。路是沙土路，虽窄但平平坦坦的很好走。当路过道岔沟时，思源看着沟口竖着道岔沟的村牌子，又莫名其妙地问着：“这个村怎叫个道岔沟？不是因这条沟岔而得名的吧？”

唐来寿听到道岔沟,似有兴奋地说:

“道岔沟,其实原名叫道场沟,会场的场,因岁月的流逝,渐渐地被人叫成了道岔沟。里边的道庙那修得叫个好,庙就有二十几座之多,规模很宏大。特别是那玉皇顶,真叫个排场,弯弯曲曲,一千零八十个台阶真是壮观。当年日本人得知,道岔沟的庙里边有好多的青铜器,都属唐朝年间之物,离这里10里地的营口村,住着一个中队的日军,他们去道岔沟夺宝。我们独立营得知这一消息后,没命地向道岔沟跑去两个排,只比日本人早到了5分钟,刚在沟口埋伏好,日军便进到了沟里。日本人怎么也没想到沟里会有八路军。那仗打得真叫个痛快,40分钟结束战斗,只有日本中队长骑着马带着几个残兵逃了出去。可惜啊,那么好的道庙,后来还是被日本人毁掉了,又毁在了国民党手里一部分。那么精致辉煌的民族文化,被糟蹋成了一堆堆破砖碎瓦。”

唐来寿说完,由打日本人的兴奋,又落回了道庙被毁的遗憾之中。忧沉的心里,充满了对日军侵略的恨意。一口一口的烟,随着牛车的前行,丝丝缕缕地抛洒了一路。

岭儿上,牛车走了一段平坦的路之后,从沟底又翻上了一架高坡,从村中穿过的时候,又给思源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这里也属黄土高坡,四周山脉起伏,不仅形状好看,草木茂盛,植被绿绿的也看着温馨。天地怎如此的怪异,前后左右都是枯黄一片,这里为啥是如此的景致?别有一番洞天。

当思源又问乔应祥时,他也一脸的迷惑不解,只能按地理的环境解释。

“这个不仅是我跟你爹,就是岭儿上的人,也难解这自然之谜。这里不仅草木败落得迟,天寒地冻早上无霜更是奇景,气候怡人,夏天不怎么热,冬天不怎么冷,秋天不见霜,冬雪难坐底。也许是地温的差异,也许是四周围得严实的原因?你要说四周围得严

岁 熟 的 季 节

实，咱土坡村比他岭儿上还要严实，可就没有如此的景致与气候。这里起先并不叫岭儿上，叫青菜园子。青菜园子又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叫岭儿上，一个叫沟底下，自打道光年间这里出了一位举人，村人每每自豪地说，是我们青菜园子岭儿上的，渐渐的没了青菜园子，岭儿上成了真正的村名。”

说话间，牛车下了黄土高坡出了沟口，又与大清河并行，进入了一望无垠的平川。“平川就是好啊，出气都觉着舒坦，眼睛也宽宽的亮堂。往咱高处迁户口的没有，却尽托门子找关系向下迁的。这下好了，有咱三娃儿在县城工作，有个什么事下的县城，也有了个落脚处。驾！”

唐来寿听乔应祥如此说，不无自豪地接着应道：

“可不是。以后有什么事下了县城，尽管去找三娃儿，你是他叔没说的。”

思源也欢快地接着说：“不管咱土坡村人谁来，我都以过油肉、猪头肉相待，爱喝酒的再打二两，决不会亏了咱土坡村人。”

近午的时候，牛车总算走近了老县城。因为前几日，思源随着宣传部的科长来考剧团，认下了去剧团的路，无须问人，指挥着乔应祥，在古老的大街上径直朝剧团走去。

老县城据说是建于隋朝年间，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看着有些沧桑，却展示着古老的文明。在长街之中，老县城熙熙攘攘显得繁华热闹，没有它的建筑那般的苍凉感。

乔应祥在无人的黄土坡上赶惯了牛车，虽是土坡村有名的车把势，在老县城的大街上却看着眼晕。他赶紧下了牛车走到前边，手牵着牛鼻嘴上的缰绳，时不时地吆喝着：“老少爷们让一让。”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

剧团坐落在老县城最繁华的城中大街中段。思源在前边引着路，谨慎地瞧着，总怕一不留神走过了头，毕竟只来过一次。当来